

武汉市蔡甸区  
历届莲花奖文学创作获奖作品选  
(1989~1999)



蔡甸区文学创作协会 编  
蔡甸区文化馆

## 编委会组成人员

主 任 张声荣

成 员 林朝辉 吴良涛 涂前飞 丁 芒

宋成彪 王宝君 柳诗炎 徐金海

王汉伟

主 编 丁 芒

副主编 徐金海 宋 艳

## 序 言

最近几天,每当我翻阅着一大摞书稿的时候,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思绪万千……回忆起十多年前,我和肖诗斌同志编辑全区(当时全县)第一本《文艺作品选》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们雄心勃勃,计划每隔几年出一本集子,力争到本世纪末出齐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集、戏曲集……而今,话语仍在我的耳边萦绕,他却已经永远地离别了我们,还有刘培青同志也先他离去。我们文学创作协会失去了两位副主席,两根得力的“柱子”。一想起这,我不禁悲情顿生,无限怀念。他们过早地离开我们,这不仅是协会的不幸,而且是全区文学界的损失。今年,区文化馆和区文学创作协会决定从1989年至1999年的全区文学创作莲花奖赛中,挑选出一批获奖作品结集出版,这是一件承前启后的好事。

这十年间,正是我国政治风云变幻,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十年。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前进,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都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所折射和反映。如张慧兰的小说《预备党员》、《愁女》;丁芒的小说《飘逝的花絮》、《雨中荷》;童选忠的小说《三脚叔和他的独脚女人》;周凤玲的小说《村事》;严宏俊的散文《说说我们的郑稳生》;樊南方的散文《生活的乐章》;王宝君的散文《黄陵矶风情》;高池的报告文学《“无手画家”写真》;李雪非的诗歌《栀子花》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是一个时期人们生活与情感的艺术再现,而且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最原始最珍贵的文学史料。

十多年来,我区文学创作比赛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数百名作者就在《蔡甸文艺》这块小园地里不断地辛勤耕耘、播种,其中不乏有矢志不移的老作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一批年轻的女作者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矻矻穷年,锲而不舍,其精神使人联想到常在城关小小绿地上浇灌锄芟的劳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人间的欢乐。

今年是新旧世纪的更替年。21 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必将会出现文化的全球化。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要求,这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号角和力量源泉。我们的文学作者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深入实践、勇于创新,获取对时代和生活的真知灼见,获取创作的灵感与激情,以充满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写出力作,多出精品,为蔡甸文学事业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张 声 荣

2000 年 9 月 1 日

## 编 辑 说 明

一、本《作品选》是根据全区广大作者和有关领导的意见，由蔡甸区文学创作协会和蔡甸区文化馆合编，是有利于作者交流和保存的资料性文本。

二、本《作品选》所选作品全部是蔡甸区历届“莲花奖”参赛获奖并在《蔡甸文艺》上刊载过的比较成熟的作品。

三、因篇幅、质量、编排、筹资、印刷等因素所限，本《作品选》只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并只选获一等奖的全部作者作品，获二等奖的不重名的部分作者作品，暂不选获其它奖项和其它文艺样式的作者作品。

四、为使《作品选》几大部类大致均衡，征得作者本人同意，从其它奖项中精选极少数优秀篇什进行调整；并附上全区历届“莲花奖”文学创作比赛的获奖名录，以供作者和读者查阅。

五、所选作品按获奖时间、获奖等级顺序排版，不存在孰优孰劣区分先后的差别。

六、所选作品只要不涉及重大原则问题，选编时力求保持当时原貌。

# 目 录

## 小 说 类

|                  |          |
|------------------|----------|
| 血 头 .....        | 王宝君(1)   |
| 三腿叔和他的独脚女人 ..... | 童选忠(8)   |
| 飘逝的花絮 .....      | 丁 芒(12)  |
| 雨中荷 .....        | 丁 芒(21)  |
| 降龙杖 .....        | 刘立文(28)  |
| 竹 妹 .....        | 陈 凯(32)  |
| 野山坳的恩怨 .....     | 刘立文(36)  |
| 牛贩子钱是爹 .....     | 童选忠(41)  |
| 麻木老金 .....       | 谢汉斌(47)  |
| 老丘与传染病 .....     | 周凤玲(49)  |
| 画 家 .....        | 未 艾(52)  |
| 预备党员 .....       | 张慧兰(55)  |
| 大都市走一回 .....     | 樊南方(60)  |
| 夏 躁 .....        | 罗柱林(66)  |
| 今夜不言情 .....      | 未 艾(79)  |
| 慈 女 .....        | 张慧兰(84)  |
| 过生日 .....        | 高 飞(95)  |
| 虚惊一场 .....       | 刘海滨(98)  |
| 访 友 .....        | 周明月(101) |

|              |           |
|--------------|-----------|
| 朋    友 ..... | 谢汉斌(103)  |
| 么    舅 ..... | 邹  锋(111) |
| 鱼池风波 .....   | 曹小雨(114)  |
| 征    婚 ..... | 周明凡(118)  |
| 珍    珍 ..... | 方建华(123)  |
| 惑 .....      | 胡熙文(127)  |

## 散    文    类

|                       |           |
|-----------------------|-----------|
| 黄金屋 .....             | 刘培青(129)  |
| 菲薄的花缘 .....           | 李继辉(132)  |
| 黄陵矶风情 .....           | 王宝君(134)  |
| 九真山走笔 .....           | 丁  芒(138) |
| 说说我们的郑稳生 .....        | 严宏俊(144)  |
| 负荆侃书 .....            | 李继辉(149)  |
| 痴人种金瓜 .....           | 宋春潮(151)  |
| 曹操与阿 Q .....          | 袁宏邈(161)  |
| 随笔二题 .....            | 樊南方(164)  |
| 随笔二题 .....            | 陈  凯(169) |
| 随笔二题 .....            | 董明霞(172)  |
| 娘,您听到了吗? .....        | 辜克服(179)  |
| 计佑铭速写 .....           | 丁  芒(182) |
| 锅巴稀饭 .....            | 孔庆壮(188)  |
| 庆祝毛主席在延座讲话五十周年赋 ..... | 郭抗非(190)  |
| 抚“碑”抒怀 .....          | 尹正明(192)  |

|                 |          |
|-----------------|----------|
| 沉默的山灵 .....     | 周凤萍(194) |
| 龚家渡作证 .....     | 徐 溪(197) |
| 醉酒八态 .....      | 胡熙文(199) |
| 走出“灰色的七月” ..... | 宋 伟(200) |
| 宽容男人 .....      | 胡 蓉(202) |
| 哦,胡茬儿 .....     | 涂前飞(204) |
| 父亲的口头禅 .....    | 宋成彪(206) |
| 母亲的快乐 .....     | 陶静慧(208) |
| 与儿子沟通 .....     | 张国发(211) |
| 何日燕归来 .....     | 徐小鹏(215) |
| 我的姨伯 .....      | 王庆平(217) |
| 黑 哥 .....       | 李儒雄(220) |

## 诗 歌 类

|                  |          |
|------------------|----------|
| 栀子花 .....        | 李雪非(223) |
| 日出·小船(外二首) ..... | 刘培青(225) |
| 红豆拾遗(外一首) .....  | 陈桂华(227) |
| 故乡情(外一首) .....   | 李珞珍(229) |
| 小村絮语(外一首) .....  | 黄国斌(232) |
| 旗 帜 .....        | 甘卫平(234) |
| 登龟山电视塔 .....     | 陈祖国(244) |
| 青 春(外一首) .....   | 吴礼刚(245) |
| 神鹰之歌 .....       | 徐万频(247) |
| 父 魂 .....        | 邓光国(250) |

|              |          |
|--------------|----------|
| 师    魂 ..... | 邓松涛(252) |
|--------------|----------|

## 报    告    文    学

|                                          |             |
|------------------------------------------|-------------|
| 中国童星 .....                               | 刘玲娅(256)    |
| 坟冢上的舞会 .....                             | 吴志成(266)    |
| 龙图颂 .....                                | 严宏俊(272)    |
| 昂起龙头待腾飞 .....                            | 王汉伟(277)    |
| 爱在人间 .....                               | 马幼章(281)    |
| 工会战线一儒将 .....                            | 宋成彪(287)    |
| 小树的忧思 .....                              | 高    池(292) |
| “无手画家”写真 .....                           | 高    池(299) |
| 附:蔡甸区 1989 ~ 1999 年“莲花奖”文学创作比赛获奖名单 ..... |             |
| .....                                    | (308)       |

# 血 头

(小 说)

○王宝君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夏天。那天放学我和同学走在北街，在小湖边那间茅屋前围着很多人，我们好奇地钻进去，咦呀，好大一条蛇！乌青青、凉丝丝的，足有一丈多长。盘在一个竹篓里，闪着恐怖的信子，仿佛要扑过来！我们吓得倒退了几步。

“小兄弟，别怕，看我来耍耍它！”他带点炫示地把那蛇缠在身上，把手臂伸向蛇口……

“——哧！”那蛇毫不留情一口咬上去。

这一口似乎咬在我心上，疼得肌肉都紧缩了。

“假的”有人议论道。

“兄弟，这血，这牙印，能做出来吗？你看准了……”

又是一口！这一下大家全信了。他手臂上先咬的地方已经红肿起来。

“你中毒了！”

“没事，看我的蛇药。”他从贴胸处取一些粉末，用涎水搅和敷在伤处。好象就三分钟，他擦去药粉，真灵，一点肿都没有了。

都说叫化子不怕蛇咬，看他破衣烂衫的我信了。

从那时起我就忍不住观察起他来。他是附近生产队的社员，每天清晨都要拾粪。从他的谈吐举止看，他以前似乎在某个大地方待过。

他中等个，驼背，脸上有些浮肿，一副穷愁潦倒的模样。

几年后我进了医院，成了一名光荣的白衣使者。我的工作也挺有趣——化验。

按世俗的观念，医院里最受人尊敬的是医生。很少有人知道

我们这些检验人员的重要性。实际上,好些病,医生们是不能或根本无法诊治的。比如输血,倘若没有我们检验血型、交叉试验,那些急需补血的病人是不可能康复的。当然,这只是我们众多检查项目中的一项。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给各位读者说说,那些盲目崇拜医生们的病友们,小心别得罪了我们,哪天我们会在你有病或没病的时候,给你写上一个与实际相反的符号,不让你哭丧着脸才怪哩!

大概是在我工作后半月左右的一个上午,主任告诉我,今天有病人输血,要我快点做准备,献血员马上就要来。

不到一刻钟,一个粗犷的声音传了进来:“兄弟,是找你吗?”我扭头一看,嘿,这不是那个耍蛇的吗?“你来……献血?”我带点疑惑地问。“卖血”这行当,委实是被人瞧不起的。

“你是新来的,兄弟,还不知道我。我是你们医院的‘老职工’啦!”

我翻开登记本,只见写着陈华良与某某同“A”型血交叉吻合的记录,或半月一月,或三天五天,断断续续,一直可以上溯到三、四年前。看他快五十的人啦,与我这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称兄道弟的,他不觉得屈吗?

“抽烟?”他递给我一支烟,缺乏血色的脸上露出不情愿的媚笑。

听我说不会,他赶紧点头道:“那好那好,这烟不是好东西,我也不抽,买来待客的。老弟你省财啦,几时结婚用得着我帮忙,只管开口。我老陈不是吹,在这地方,还有点路子……”

我相信。那时候,火柴、煤油、香皂、好烟什么的,比较紧缺。他时常给我们医院的某些大夫弄点来。五夹板那时候奇缺,一位大夫的儿子结婚要急用,本地没有,他到处求人,从武汉背回五张。弄得他的背更加驼了,还谦卑地说这是他该做的。

眼下,我早从他那不自然的讪笑声中猜到他是要我快些给他

抽血，我不想难为他……

半小时过去，他又来了。顺手把一包牛皮软糖放在桌上，很自然地说：“兄弟，尝尝。”

“拿钱啦？”

“60块，你一个月不到这个数吧？”

看他蜡黄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我有些黯然。用自己的血钱，父母给的精髓来取悦我们这些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者，这未必不是一种辛酸的幽默吧？

“你要当心身体，一个人正常的抽血次数一年不超过3至4次，你也不能太多了。”

“没事。前几年我在山区，有时一晚上连抽两次，一千多毫升。那个鬼地方缺血得很，你刚回到旅社医生又找上了，说要救人。我好歹是个活的，可人家就要死了……”

“你还养蛇吗？”见絮絮叨叨个没完，我耐不住打断了他。

“那东西难得捉，如果你想玩，我倒可以去试一试。”

他这人怎么啦？人家打听一下，他就以为我想要。“你别费心，我随便问问的。”

“那你忙吧。”他满脸是笑地对我点着头，退着出去了。

下午他又来了，因为血不够。这次不是他抽，医院叫他找人，他陪着来的。

我慢慢注意到，在院内，凡与抽血输血有点工作联系的人，无论医生或护士，谁都可以随意支使他，指派他。“老陈，你去把抗凝剂拿来”。“陈华良，去把输血吊瓶拿来。”“去拿收血瓶。”“把血送到病房……”甚至对他耍脾气，无端斥责他，他也决无半点怨言。末了，他还张罗着带来的献血员跑药房计帐、去财务科取钱。抽一次血，他要跑多少路，没算过。

听主任讲，他是个血头。

工作几年来，我发现来医院献血的每个人，几乎无一例与陈华

良无关。无论隆冬雪夜，无论盛夏酷暑，他都随叫随到，从没误过事。他为了什么？

“这家伙，一天跑医院一百次，讨死人嫌！”

“还不是为了多抽几升血，这些人，典型的要钱不要命，更不要脸。”

院内常有一些人这样说。

我不明白，草木尚且贪生，何况人呢？谁愿将生命轻易毁坏，谁又情愿把自己的人格让人侮辱！百万富翁也卖血吗？

不知出了什么事，陈华良已有半月未来医院“上班”，院内好几起手术病人不是因缺血转院，就是迫于病情而求助于上级医院专车送血来。那些往日曾献过血的本地人因失去了“头”的开导，一个个变得羞赧无比，死活不肯独自进医院，生怕被熟人撞见日后不好做人。他们平日是在“头”的“掩护”下左躲右闪地进入采血室的。遗憾的是院领导忽视了对血头第二梯队的培养，院内又没有血库，闹得事到临头工作很被动。竟有几位“妄为”的病属写信主管部门，指责院领导严重失职。偌大一家医院，连血源都无法保证，几使三位病人死于非命！

“陈华良上哪去了？”

一些人开始想念起他来：“这家伙，准又上山区抽大血去了。”

生活就是这么古怪，那些失去的未必是珍贵的东西，也有让人珍视的地方或时候。

一个月后，陈华良回来了。

当他走进医院，竟有好多人在争着招呼他：“老陈，好久不见，上哪发财啦？”

“呀，变样了，年轻一截。”

是他，他真象换了一个人，原来蜡黄的病态的脸上渗入了一层健康的血红色，一身毕挺的涤卡新装使他神采飞扬，满面春风。

他第一次象个有身份的人那样走进我们科室，面额上那几道

很深的皱纹也轻松地舒展着，粗犷的笑语仍是那么动听：“兄弟，一个月不见，你好吗？”他掏出一包未拆开的“中华”牌香烟，“来一支？”

“你发啦？这些时上哪淘金去了？”我接过烟，戏谑地问。

“唉，一言难尽，总算出头了！”他不习惯地看了看表，说：你快下班了吧，我明天详细地给你说说，明天见！”他依旧笑着出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戴表，看样子，他是要离开这地方，到他该去的地方了。人生的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不知为啥，我产生了解陈华良的浓厚兴趣，他那茅屋竟是一座充满神奇的迷宫，异常强烈地吸引着我……

黄昏时候，我动身去拜访他。

出门才几十步路，夏夜的暴雨就劈头盖脑袭来，我只好暂时收起这份猎奇的雅兴。

这真是一个少见的夏夜，风雨雷电交相逞威，只搅得大地不得安宁……

子夜时分，雷雨声稍弱了些，我正睡意朦胧，隐约听见室外有人压抑着声音在呼喊：“小李，李医生……”

我惊醒了：“谁呀？”

“我，老陈。吵你磕睡了，有危重病人。”

我睡意尽消，赶紧起床，带上伞，见陈华良湿漉漉地站在没有屋檐的室外，“你怎么不打伞？来，一起撑。”

“外面风大雨大，两人都会淋湿。我先走啦！”

他跑着离开了，身后溅起一片水花，很快就消失在夜的迷蒙中。

这是一位极度失血的脾破裂患者，急待抢救！我验出血型后，竟是“AB”型。附近没有同型献血员。由于失血太多，当班医生没把握用异型血输，只好叫陈华良随车去找献血者。

为了救人，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恶劣的天气，却不知

道停止它的肆虐。老陈他们来去两个钟头，病人已失去了抢救的有效时机。当第一瓶血刚刚输入血管，病人就停止了心跳……

一夜奔波，陈华良疲惫不堪地倚靠在长椅上睡着了。白天穿的那身新衣上沾满污泥，透湿的头发零乱地散在溅着黄渍渍泥痕的脸上，那脸上的血红色不知什么时候褪去了，他似乎依旧是那个没有出头的老陈。

我对两位献血员说：“你们一起去老陈家休息吧，天还没亮，可以睡一会。”

“你不知道，李医生，他家里没有可供休息的地方。我们坐到天亮算了。”

我很感吃惊，他虽穷，总不至于穷得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吧。我便问起陈华良家里的情况。他们告诉我，陈华良一家九口，他的血钱绝大部分贴补家用。他自己连伞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没有，他的小茅屋里除了一张旧床，一把小破木凳；土砖上放油灯、碗筷；纸盒里装衣物以外，其余空空如也……我听着不禁一阵酸楚，眼睛不觉湿润了。

我决定多开一百毫升血的证明，以此作为陈华良和那位没有抽血的献血员一夜奔波的抵偿。

早上，当我把钱递给他时，他竟惊讶地望着我：“这，这是干什么？”

我向他解释，这是院领导同意的。他才沉吟半晌道：“反正我不能要，给他们，他们跑了很远的路。”

“不是给他们，”我说：“是给你和那位没抽血的献血员的。”

“缺钱用我会自己抽的，你就别管我了。”

他说得很自然，很认真。我听着不知为啥有些感动。我似乎明白了，他不在的时候，那些人为什么不来献血。除了畏缩世俗的偏见，对我们缺乏信赖也是原因之一吧？何况在我国土上，谁家又到了非献血就不能过活的境地呢？

“兄弟，明天我就走了，在这个地方，我最难舍的就是你……”

“你上哪？”

“武汉。”

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依依之情，“坐下来谈吧。”

他叹了一口气坐下来，不无感慨地说：“一场梦啊！我原是湖北柴油机厂的工人，文革时期被下放回乡。我不会农活，只好拾点粪，卖点蛇药，这是我祖传下的技艺。可人多口阔，人不敷出，一家老小，眼看要上绝境。一天，我在医院收粪，碰上医院找人输血，我去了，一查对血型，就抽了三百毫升，一下得了四十九块五，真是天可怜我。生活的艰难，使我顾不了人们眼中流露出来的鄙夷的目光，我就象人们说的那样不要命的抽啊，抽啊！感谢医院给了我全家一条生路……”他的声音异常沉重，我的眼睛模糊起来……

“好了，老陈，你总算熬到头了。”

“昨天，你们领导和我谈了，说医院不能没有血。叫我举贤。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这个被人耻笑的行当却原来和神圣的治病救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想了一下，觉得未必有人肯干，你看能不能在医院建个血库，我们多联系一些人，定期来献血？”

“老陈，能这样那太好了！”

“兄弟，说什么客气话，打从你来医院，我没少得你照顾。你人好心也好，从没小看我。不说别的，就冲你那些知冷知热的话，我也该常来呀。”

我真想说，老陈，该谢的，是我们医院里那些血管里流着你鲜血的人，但我沉默了。我想，倘若这世上的人们都能丢弃自私与偏见，让生命的热血，汇成一股巨大的暖流，去溶化一切丑恶的东西，那该有多好呀！

（本篇小说系获1989年首届“莲花奖”文学创作比赛一等奖）

# 三腿叔和他的独脚女人

(小说)

○童选忠

杂八滩的男人大多有两个名字。一个乳名，一个官号。“三腿叔”的乳名叫“三腿”。至于他的官号，除了几个同辈人知晓外，后生们谁也不清楚。因而，整个杂八滩的老少爷们都一并儿管他叫做“三腿叔”。不过，三腿叔这乳名也并非随意取来。

据说，三腿叔降生在正月初九，那日正逢一老道上门化缘。道人听见孩子呱呱坠地声，当即掐指一算，不禁摇头叹息说：“此命六根纯净，五行齐全；上应玉帝生辰，下逢大地交春。本该是个极品八字，可惜生迟了半个时辰！”

为父的听见此说忙将老道请到堂上，一边置酒款待，一边探询玄机。老道说：“此命生在巳时，今日巳时交土运，唯小人怀土也。倘若生在辰时，今日辰时交金运，乃金童玉女下凡也。可惜一时之隔，天壤之别啊！”

为父的忙将一块大洋塞进老道袖内，请求圆解。老道说：“解法倒是有的。既然缘起贵公子投胎之时跑得太慢，那么脱胎之后如能紧行快赶，后福自然有望。依贫道之见，就给公子取名叫‘三腿’吧！多一条腿跑定能赶上好运的。”这样，“三腿”这古怪的乳名便诞生了。

其实，老道之言，无非是故弄玄虚骗些钱财而已。至于三腿叔日后能否赶上好运，也自然与他无关。不过有一点倒是令人叹服，那便是三腿叔一生中的确象老道断言的那样，总是与好运若即若离，相差不过半步之遥。倘若三腿叔的老父尚在，想必定会责怪那老道当年取名时过于吝啬，未能将三腿取成四腿或五腿。

不过，“三腿”总比“两腿”强，三腿叔毕竟还是走过好运的。年